

2019年，王雅慧準備「時間簡史」個展時的工作室。



專題

Topic

女性當代

The Feminine Contemporary

王雅慧

Wang Yahui

# The Kind of Universe I Imagine Creating

## 我想創造怎樣的一個宇宙

文、圖——王雅慧 Wang Yahui  
藝術家

我想要使用的，便是以莊子〈養生主〉的藝術方式，作為生活的觀察者與創造者，並透過這樣的「技術」來達成自己心力的提昇。這是我目前為止覺得最適合自己的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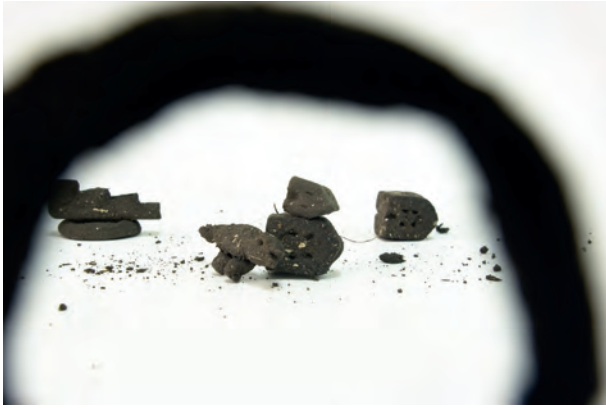
在能夠安排自己的工作方式以及方法步驟之前，還有一項必須要做的基本功夫：想像自己所要創造的宇宙長什麼樣子。有了這個基本的想像作為目標，才能準確對應到該學習怎樣的技術，需要哪些步驟及方法，也才能集中精力，圍繞著自己設定的主要目標去創造生活。

先盡量描繪出想像中欲創造之宇宙，然後將它以某種物件作為象徵，放在自己的寶盒中，提醒自己走在藝道之路上，不要忘了初衷與目標。接著，每天花幾分鐘去默想這個宇宙的樣子，設定更明確的願景作為行動的確切目標。從只需花一天或一週就可以完成的創造物開始練習，然後慢慢進入創作的韻律中去構思發想。

在構想自己的宇宙時，我對三位藝術家進行了思考，他們之中有一些特別吸引我的特質，我也想在我的宇宙中創造出來。我將這三位藝術家並列，雖然他們的風格都非常不同，但我要創造的宇宙，希望也能以自己的風格與方式去呈現出如他們那樣的精神內涵。不是模仿，而是從自己的獨特性出發。至於方法，可以簡單如島袋道浩 (Shimabuku) 的橡皮筋，也可以龐大如荷索 (Werner Herzog) 的紀錄片。一個好的藝術家，就像那天在公視上看到巴倫波因 (Daniel Barenboim) 的演奏一樣，能在一首曲子上達到完美調和的境界。

以現實的虛構接近事物的核心，以幽默的方式突顯荒謬的情境

荷索的宇宙關注對某事有與生俱來的專長與執著之人，透過描繪這樣一種「精神性人物」或「達人」在人類社會中的情況，彰顯出其精神性以及和世界的關係。這宇宙力量很大，當我進入時，常能感受到如雷擊般的震撼。現在想來，這與莊子許多的寓言故事竟也十分類似。荷索彷彿追尋著一個又一個的故事，透過這些故事的角度來從各個可能的面向去接近宇宙之心的力量。他有一種深入人心的幽默，我特別喜歡他虛構的設計，以及某些他刻意安排的場景（如《史楚錫流浪記》一片中史楚錫在中庭演奏的那一幕），也喜歡他訪問的那些人物，他們所講出來的話都像真理，簡單卻力



《它們開始提醒我關於其他的那些事》，  
2010，雷射輸出，43 x 59 cm

道十足。許多設計出的精采片段很像當代藝術的經驗，尤其是紀錄片，從現實的人與事件出發，但往往又能從這些現實生活的事物中去創造他（荷索）的宇宙，創造才是他的重點。有一點他說得很好：如果虛構更能接近真理，那麼他便會採用虛構的方式。他拍攝某些劇情片就像在拍紀錄片一樣，是個真正的影片藝術家。我也驚訝於他從一開始，就確立了這樣的創作方式。他無疑是一個心力超級強的人，從一開始就沒有偏離自己的方向，在自己熱愛的電影上，創造出一部又一部的傑作。年紀雖大卻臉色紅潤，精力十足，他就是以藝進道的最好寫

照與模範。學習藝術這麼長一段時間，我現在能以道家的角度來重新看看這些事情，也真是一大樂趣。

以幾何與自然形的結構去創造人與自然的核心關係，順著事物原有的狀態去創造

加布里埃爾·奧羅斯科 (Gabriel Orozco)，我喜歡他的攝影，一些短暫集合的片刻（如狗在岩石上睡覺、雨後屋頂上的漣漪……），或是他刻意創造的造型（沙桌、桌上排列橘子、腳踏車在地上的圓形輪痕……）。他發現了自然界中一種幾何與有機的奇妙結合，看到這樣的組合，會引發我們感到一種近乎本性自覺的美感。他喜愛使用的圓形就像是庖丁手上的那把刀，他掌握了圓形的理念，從而用圓形去觀察這個世界，彷彿像達文西的維特魯威人／人體比例圖一樣，有一種神祕的氣質。他刻意使用圓形或簡潔的幾何造型搭配自然型態的物件與影像，如白色的圓紙片夾在樹木間、沙桌、乒乓球桌、畫在鯨魚骨上的圓、有著圓洞的黏土、被指頭擋住的鉛筆線……，創造出許多形象。這個奇妙的方法，讓我從他的作品中感到一種天地自然與人之間的交互映射，他順著某樣事物原有的狀態去創造，而不是一種強加或發明，這一個特質也與荷索的紀錄片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

《葉洞》，2011，微噴輸出於半光面相紙，37.5 x 50 cm (6)



## 在創造出來的情境或機會中使關係發生

島袋道浩，他以相遇的方式創造出許多作品，比如說，剃掉自己的眉毛然後坐火車認識朋友、創造章魚與陸地上的事物相遇的機會，或是更奇怪的「劇情」：尋找鹿（結果是一匹馬的頭上剛好有樹枝，看起來像是一頭鹿。）還有在照片中，兩隻烏鴉與一隻貓的相遇對照兩隻貓與一隻烏鴉，最經典的則是魚與馬鈴薯的相遇、以及《我的烏龜導師》、人與一條小橡皮筋的關係。有時則是直指或凝視一些事物的狀態，如浮上來與沉下去的水果、跳舞的海草（其實是長得像海草的海馬）。連在雜誌上說明如何自製一條魚乾，也可以講得那麼有詩意。他讓我想到谷川俊太郎的詩，簡單的語言卻又直達人心，還帶點兒童般的純真，例如搭船時順便醃漬醬菜。

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，有很多事物，為了安全、方便或只是習慣，被我們歸在不同的類別，但是島袋先生反而對這些不同類別的事物感到興趣，並透過特別的方式，創造出某種關係來。沒錯，關係也是可以創造的，但他並不是暴力式地拼貼，而是用一種近乎柔情的方式撮合，像是媒人一樣。相較於李明維邀請人來參與一場儀式，島袋則是創造了一個某種界線被打開的情境。他所創造的是不同種類事物之間的關係，包括了人與人、人與動物、水中動物與陸上生物、slow trip and slow food、沉下去與浮上來的水果關係……。



《荒地計畫II：我是樹枝》，2012，機械動力裝置、撿拾的樹枝；2012年，「遙遠的與鄰近的那些事物」個展，TKG+ 攝影。

我們與生活中的很多事物常常是隔離與疏遠的，但這幾位藝術家在我們與這世界的許多事物間創造了一種新的關係，在這個重新連結的過程中，我們也像察覺自己的心一樣，感受到某種在人類生活、語言或思考邏輯之外的微妙情感，那個言語所不及的感受讓我為藝術著迷。藝術也因此是絕對真實的東西，而不是脫離現實。

這個圖像還連結到了一張元代趙孟頫的名作《鵲華秋色圖》，我最近在故宮「山水合璧——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」中看到，真是一幅美圖，可愛的線條、樸拙的山景，搭配合宜的鬆散，成了千古佳作。這是趙為了要送給思鄉的朋友周密所畫的山東秋景，可愛的出發點，也充分表現了當時的文人情懷及情誼的質樸之美。這樣好的一份禮物，在現代是很少人會做的事了。除了圖的意境與風格之外，我更喜歡他畫圖的動機：為他人真心地準備一份禮物，真是一件很美的事。

以上三個面向就是最吸引我的特質。他們三位的共同點，便是順著事物原有的狀態以虛構或幽默的方式創造新的關係，如此更能看見事物的核心。而觀者在感受這新關係的體驗中，察覺到了自己的內心以及固有的習慣，從而產生奇妙的感動。這樣的作品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呢？我想，仍是出自於創作者獨特的感受、觀察與技術，但也是因為想要創造出這樣的作品，而會開始朝這個面向去觀察與感受。

為什麼我會特別喜歡這樣的特質呢？這些新的關係所揭露出的事物核心，換句話說，也很像是寓言故事。是不是因為自己小時候閱讀那一套漢聲《中國童話》(1981)的關係呢？我熟讀每一篇，也很喜歡透過故事再去延伸想像出許多自己成為主角的情節。可能就是如此，也使我像個說故事的人一樣吧。我在當代藝術中發現了這樣的特質，也學會了理解他們的獨特方式，這多麼有趣啊！原來，除了用文字寫故事之外，在影像與視覺語言中，也可以這樣去創造一則又一則的寓言或童話故事，這或許也是為什麼我喜歡安徒生的關係。當代生活就是我說故事的材料，從這個出發點開始，我想，我甚至可以寫作呢。當代藝術中的寓言，並不是為了道德教化的目的，而是透過生活中的種種可能，去傳達一種自然、樸素、人性的宇宙感，這就是我想要創造的宇宙。



《空》，2012，微噴輸出於藝術紙，40 x 60 cm

宋代的山水畫為什麼那麼吸引我？我喜歡畫中小小的人物在迷霧般的山水中走著、看著、休憩著的感覺，又遙想著畫家在怎樣的一種生活環境下才畫下這樣的畫，是怎樣一種創造的感受讓他們怡然在書畫的美中，這書畫陶冶了中國多少代的人啊。對現在的我而言，那是一種神祕的靈光經驗。抱持著氣的身體觀，讀著《易經》與《莊子》，寫著書法詩詞與描繪山水，那描繪的一筆一畫，是要讓人悠遊其中吧。這些畫有一種溫、雅、樸、靈動又安靜的感覺，那個當下的靜謐時光彷彿被保留到了現在。我相信這些畫是有某種能量的，那包含了藝術家的心力。

我所想要講述的是哪一種當代寓言故事呢？是自然狀態（自然物、自然規則、人的自然本質）與人為文明的關係。不是什麼故作神祕的東西，不是玄學或深奧的哲學，也不是從邏輯或論理上去分析，而是從最基本的事物、最簡單的東西去創造出言語所不及的感受。這寓言大家都能體會，能帶給人溫暖的感覺並察覺到心的存在。

2011年6月寫於工作室